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內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
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
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
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
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
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

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盖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為姦為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略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盖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其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正為

君子邪為小人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
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
也亂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為泰
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為否而天下
亂矣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
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
則民用邪而小人進君子退矣唐堯之時非無小人
也君子在內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
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
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
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獨
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
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矣不必待屏絕誅
竄而後為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
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為外也所謂小人者聖人亦未
嘗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
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
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不能

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下治亂可不慎哉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傳說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唐堯之舉舜高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夢卜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為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不如此貴乎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

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為篡也烏可哉故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彊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

可以主豫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譎詐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伯用譎詐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

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無事盡于心者也孟子所謂舜由仁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為善也既能行之

久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功則一矣言之于口則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則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于心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謂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也無口過易能慎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于事為之際思

慮一萌苟離于道是為過矣既無心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何過之有未至於聖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心有一所

動而在乎非禮則遠于仁矣顏子至於三月不違仁則幾于聖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傳學者當盡心焉

觀物內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王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于狄亦遠矣

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于時故聖人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謂之獨夫紂也

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而又况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去

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以虐政殺之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已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已殺之所殺猶寡使人殺之則所殺者衆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已殺

之也使人殺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又况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之以白刃殺之耶于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于塗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為匹夫而不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與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于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

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

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

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
生何以收功

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

正也至于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于未萌也所以能見于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為象所害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為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于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于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為非則知由之死未為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為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

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于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於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為區區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已

觀物內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

自極亂至于極治必三變矣

變極亂爲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于三變也

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變極治而爲極亂變極亂而爲極治皆有漸次世變至于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

冬冽如也

皇帝王伯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溫燠凄冽其變如此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也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
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
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
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邪道
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
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
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
耘而罪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
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者
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迹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則已在乎形跡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平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孟子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

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

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君事臣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以此垂教於萬世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為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無父無君為天下之害也大矣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於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已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至禍亂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捨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夷狄之相殘禽

獸之相食以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夷狄之凌中國小人之勝君子皆亂之道也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

數竒而陰數耦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
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
常難理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
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於物
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
宰萬物

觀物內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
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
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
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
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
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
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
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
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

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演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

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為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

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數見于前此不復詳

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于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冬之時也

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大運亦然不過乎
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
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
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
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
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
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

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
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皇帝王伯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
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
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
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

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
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
權變則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
列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
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
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
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
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為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
為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為秋五伯刑殺尚矣故
於時為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伯而已漢雜乎伯故
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伯而有餘三國伯之盛強者
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伯者也隋方之
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于王
而雜乎伯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及乎五季皆不
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
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
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
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
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
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
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
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
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蓋自堯舜以
來一治一亂興廢之間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
自極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天下始一
變矣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
人事一變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世之人繼世
而興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
故必百年而後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世世無
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子孫又未必皆賢而不克嗣述
者多矣時之難如此人之難又如此則治世所以少
而亂世所以多也

觀物內篇之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十退太陽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十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十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十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十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十

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十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十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十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為太陽其數十月為太陰其數十二星為少陽其

數十辰為少陰其數十二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二火為太剛其數十水為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大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

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

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
十二分而為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于十月陰也止
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于四四者四象
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
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
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
十四得百四十有四是為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
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
一十有二是為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

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為三十二陰卦之策數
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
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
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
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草木之性寒變飛
走草木之情晝變飛走草木之形夜變飛走草木之體
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
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蓋日為暑月為寒星為
晝辰為夜也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蓋水為雨
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也有暑寒晝夜則有性情形
體蓋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
之體也有雨風露雷則有飛走木草蓋雨化物之走
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也暑寒晝夜
雨風露雷又相交感而變化焉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飛走木草者本乎地者也本
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

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
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于萬
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
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
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
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

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日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月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月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月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星日之物少陽之太陽者也星星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少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

如此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飛飛者飛之捷者也飛走者飛而走者也飛木者飛而類乎木者也飛草者飛而類乎草者也走飛者走而飛者也走走者走而走者也走木者走而類乎木者也木走者木之類乎走者也木木者木之木者也木草者木之類乎草者也草飛者草之類乎飛者也草走者草之類乎走者也草木者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草者也物之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

無爲之謂皇尚德之謂帝尚功之謂王尚力之謂伯皇皇之民者皇之皇者也皇帝之民者皇之帝者也皇王之民者皇之王者也皇伯之民者皇之伯者也帝皇之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帝之帝者也

帝王之民者帝之王者也帝伯之民者帝之伯者也
王皇之民者王之皇者也王帝之民者王之帝者也
王王之民者王之王者也王伯之民者王之伯者也
伯皇之民者伯之皇者也伯帝之民者伯之帝者也
伯王之民者伯之王者也伯伯之民者伯之伯者也
均為皇也均為帝也均為王也均為伯也其世變污
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
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
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
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
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
伯伯民者商商也

由道之謂士務本之謂農興作之謂工趨利之謂商
皇帝王伯世變不同如此故士農工商民俗之澆淳
不同如此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
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

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
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
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
草草物者體體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
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
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
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

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
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差民俗之所以不同也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
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
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
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
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
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為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五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為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

此物之所以有巨細也

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
一千之士當千民十一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
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
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
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
千千之商當一民

此人之所以有賢愚也

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為一一之民能

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為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
物而何為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物
物之至者也為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民而
可以兼兆民人之至者也為千千之物而分一物者
物之細者也為千千之民而分一民者人之細者也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
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
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為大非大聖

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稟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萬物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異猶物之有巨細也聖人則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于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謂真知聖人亦不過如此而已矣

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鑑以金為之工出人手鎔冶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照物有時乎差矣故不若水之為明出於自然也水能照表不能照裏微風過之清明動於上重濁亂

于下則不得大形之正矣故不若聖人之明也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必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物者能無我故也為天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我則

無自而可矣世之人所以至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善為惡以惡為善以治為亂以亂為治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者皆以我為之蔽也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人之生也同乎天地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未嘗異也一有我於其間則責於己無所不恕責於人無所不備施於己無所不厚施於人無所不薄推是心以往則無所不至是皆聖人之罪人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

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
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

聖人能同乎天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天下
之口為己之口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孟子曰大舜善
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
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
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
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
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已

此篇明觀物之大旨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
而况於己乎己亦物矣而况於人乎人亦物矣而况
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于一己皆同乎物矣然後能
觀物觀物之旨不亦深乎天地之大有生之類皆物
也物皆有理自非有道者其孰能觀之哉所以謂之
觀物者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

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而忘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則天下之理皆得矣天下之理皆得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知是三者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矣夫鑑之能不隱物物之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如是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矣且我亦人也則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則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用天下之

口為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唯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為聞見謀論則夫何為哉無為而已矣故曰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皇極經世書五

觀物外篇上

邵伯溫曰康節先君既捐館門弟子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筆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者為多故名之曰觀物外篇○張氏喲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况自然也

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
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
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
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故爻止于六卦盡于
八策窮于三十六而重卦極于六十四也卦成于八重
于六十四爻成于六策窮于三十六而重于三百八十
四也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四四十六而各去其
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月三
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于
三而極于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數常奇故
有三有九大數不足而小數常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
可見而小者可見也故時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
十也是以人之支體有四而指有十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于六而餘于七是以人知其前
昧其後而略其左右也

天體數四而用三地體數四而用三天尅地地尅天而
尅者在地猶晝之餘分在夜也是以天三而地四天有

三辰地有四行也然地之大且見且隱其餘分之謂邪
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也天有四
正地有四正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也是以小
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者八變
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乾坤離坎為三十六卦之祖
也兌震巽艮為二十八卦之祖也

乾七子兌六子離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
坤全陰故無子乾七子坤六子兌五子艮四子離三子
坎二子震一子巽剛故無子

乾坤七變是以晝夜之極不過七分也兌艮六變是以
月止于六共為十二也離坎五變是以日止于五共為
十也震巽四變是以體止于四共為八也

卦之正變共三十六而爻又有二百一十六則用數之
策也三十六去四則三十二也又去四則二十八也又
去四則二十四也故卦數三十二位去四而言之也天
數二十八位去八而言之也地數二十四位去十二而
言之也四者乾坤離坎也八者并頤孚大小過也十二
者兌震泰既濟也

日有八位而用止于七去乾而言之也月有八位用止于六去兌而言之也星有八位用止于五去離而言之也辰有八位用止于四去震而言之也

日有八位而數止于七去泰而言之

月自兌起者月不能及日之數也故十二月常餘十二日也

陽無十故不足于後陰無一故不足于首

乾陽中陽不可變故一年止舉十二月也震陰中陰不可變故一日止十二時不可見也兌陽中陰離陰中陽

皆可變故日月之數可分也是陰數以十二起陽數以三十起常存二六也

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含地四變日之變含月與星辰之變也是以一卦含四卦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有四有十六位此一變而日月之數窮矣天有四變地有四變變有長也有消也十有六變而天地之數窮矣

日起於一月起於二星起於三辰起於四引而伸之陽
數常六陰數常二而大小之運窮

三百六十變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十二萬九千六百變
為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一百六十七億
九千六百一十六萬變為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
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三百六十為時以一
十二萬九千六百為日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
十六萬為月以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
七千四百五十六億為年則大小運之數立矣二萬八

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
而為十二前六為長後六為消以當一年十二月之數
而進退三百六十日矣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
六萬分而為十以當一月十日之數隨大運之消長而
進退六十日矣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而為十二以當一
日十二時之數而進退六日矣三百六十以當一時之
數隨小運之進退以當晝夜之時也十六變之數去其
交數取其用數得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
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

百九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而為十二限前六
限為長後六限為消每限得二十億九千九百六十八
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每一百六十
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開一分進六十日也六限
開六分進三百六十日也猶有餘分之一故開七分進
三百六十六日也其退亦若是矣十二萬九千六百去
其三者交數也取其七者用數也用數三而成于六加
餘分故有七也七之得九萬七百二十年半之得四萬
五千三百六十年以進六日也日有晝夜數有朏朏以

成十有二日也每三千六百年進一日凡四萬三千二
百年進十有二日也餘二千一百六十年以進餘分之
六合交數之二千一百六十年共進十有二分以為閏
也故小運之變凡六十而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也
乾為一乾之五爻分而為大有以當三百六十之數也
乾之四爻分而為小畜以當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也
乾之三爻分而為履以當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
十六萬之數也乾之二爻分而為同人以當二萬八千
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之數

也乾之初爻分而為始以當七稊九千五百八十六萬
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京八千
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兆之數也是謂分數
也分大為小皆自上而下故以陽數當之如一分為十
三百六
十也

天統乎體故八變而終於十六地分乎用故六變而終
于十二天起於一而終於七稊九千五百八十六萬六
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京八千四
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兆地起於十二而終於
二四稊六千九百八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垓五千
四百九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萬億也
一生二為央當十二之數也二生四為大壯當四千三
百二十之數也四生八為泰當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
萬二千之數也八生十六為臨當九百四十四兆三千
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億二千萬之數也十
六生三十二為復當二千六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七
十垓三千六百六十四萬八千八百京二千九百四十
七萬九千七百三十一兆二千萬億之數也三十二生

六十四為坤當無極之數也是謂長數也長小為大皆自下而上故以陰數當之

有地然後有二有二然後有晝夜二三以變錯綜而成故易以二而生數以十二而變而一非數也非數而數以之成也天行不急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為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為人之用也

天自臨以上地自師以上運數也天自同人以下地自剝以下年數也運數則在天者也年數則在地者也天自賁以上地自艮以上用數也天自明夷以下地自否以下交數也天自震以上地自晉以上有數也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無數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于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為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為本而常藏其用也一時止于三月一月止于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也是以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變者八可變者七七八五十六其義亦由此矣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

故晝數少夜數多

體數之策三百八十四去乾坤離坎之策爲用數三百六十體數之用二百七十去乾與離坎之策爲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體數之用二百七十其一百五十六爲陽一百一十四爲陰去離之策得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爲實用之數也蓋陽去離而用乾陰去坤而用坎也是以天之陽策一百一十二去其陰也地之陰策一百一十二陽策四十去其南北之陽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物不能生是以去之也其四十爲天之餘

分也陽侵陰晝侵夜是以在地也合之爲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也陽去乾之策陰去坎之策得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爲用數之用也陽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陰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陰三十六三之爲三十六合之爲一百四十四陽一也陽有餘分之一爲三十六合之爲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也故體數之用二百七十而實用者二百六十四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二百一十有六也六十四分而爲二百五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

二百五十六也此生物之數也故離坎為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陽一百一十二陰一百一十二去其離坎之爻則二百一十六也陰陽之四十共為二百五十六也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位離坎主之也故天之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也體數何為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為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數之用為生物之時也地耦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為生物

之數也天數三故六六而又六之是以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地數兩故十二而十二之是以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乾用九故三其八為二十四而九之亦二百一十有六兩其八為十六而九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用六故三其十二為三十六而六之亦二百一十有六也兩其十二為二十四而六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以十二之二十四六之六之一與半為乾之餘分則乾得一百五十二坤得一百八也

陽四卦十二爻八陽四陰以三十六乘其陽以二十四

乘其陰則三百八十四也

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者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

體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離之不用也乾坤離坎之不用何也乾坤離坎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故萬物變易而四者不變也夫惟不變是以能變也用止于三百六十而有三百六十六何也數之贏也數之贏則何用也乾之全用也乾

坤不用則離坎用半也乾全用者何也陽主贏也乾坤不用者何也獨陽不生專陰不成也離坎用半何也離東坎西當陰陽之半為春秋晝夜之門也或用乾或用離坎何也主陽而言之故用乾也主贏分而言之則陽侵陰晝侵夜故用離坎也陽主贏故乾全用也陰主虛故坤全不用也陽侵陰陰侵陽故離坎用半也是以天之南全見而北全不見東西各半見也離坎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蓋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寅爻數不過乎申

或離當卯
坎當酉

乾四十八而

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尅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尅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陽主進是以進之為三百六十日陰主消是以十二月消十二日也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也乾四十八兌三十離二十四震十坤十二艮二十坎三十六巽四十乾三十六坤十二離兌巽二十八坎艮震二十

兌離巽宜更思

圓數有一方數有二奇耦之義也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而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八者天地之體也六者天之用也十二者地之用也天變方為圓而常存其一地分一為四而常執其方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并其一而為七十二者并其四而為十六也陽主進故天并其一而為七陰主退故地去其四而止於十二也是陽常存一而陰常晦一也故天地之體止於八而天之用極於七地之

用止於十二也圓者剗方以為用故一變四四去其一則三也三變九九去其二則六也方者引圓以為體故一變三并之四也四變十二并之十六也故用數成於三而極於六體數成於四而極於十六也是以圓者徑一而圍三起一而積六方者分一而為四分四而為十六皆自然之道也

一役二以生三三去其一則二也三生九九去其一則八也去其三則六也故一役三三復役二也三役九九復役八與六也是以二生四八生十六六生十二也三

并一則為四九并三則為十二十二又并四則為十六故四以一為本三為用十二以三為本九為用十六以四為本十二為用之更思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歲用是以二生天地萬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為用則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也陰幾於道故以况道也六變而三十六矣八變而成六十四矣十二變而成三百八十四矣六六而變之八八六十四變而成三百八十四

矣八八而變之七七四十九變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圓者六變六六而進之故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矣方者
八變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陽主進是以進之為六十
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
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
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著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餘分也去其餘分則六
故策數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閏歲之策也
其用四十有九六十四卦一歲之策也歸奇掛一猶一
歲之閏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變而地効之是以著去
一則卦去四也

圓者徑一圍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圍四重之則八也
裁方而為圓天之所以運行分大而為小地之所以生
化故天用六變地用四變也

一八為九裁為七八裁為六十六裁為十二二十四裁
為十八三十二裁為二十四四十四裁為三十四十八裁
為三十六五十六裁為四十二六十四裁為四十八也

一分為四八分為三十二十六分為六十四以至九十
六分為三百八十四也

一生六六生二十二生十八十八生二十四二十四
生三十三十生三十六引而伸之六十變而生三百六
十矣此運行之數也四生十二十二生二十二生二
十八二十八生三十六此生物之數也故乾之陽策三
十六兌離巽之陽策二十八震坎艮之陽策二十坤之
陽策十二也

圓者一變則生六去一則五也二變則生十二去二則
十也三變則生十八去三則十五也四變則生二十四去
四則二十也五變則生三十去五則二十五也六變則三
十六去六則三十也是以存之則六六去之則五五也
五則四而存一也四則三而存一也二則一而存一也
故一生二去一則一也二生三去一則二也三生四去
一則三也四生五去一則四也是故二以一為本三以
二為本四以三為本五以四為本六以五為本也
更思之
方者一變而為四四生八并四而為十二八生十二并
八而為二十十二生十六并十二而為二十八十六生

二十并十六而為三十六也一生三并而為四也十二
生二十并而為三十二也二十八生三十六并而為六
十四也更思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為
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也五十者著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著之小衍也
故五十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為大成也
著德圓以况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
言之也卦德方以况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

去四而言之也著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為基
故存一也體以用為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
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著之用數七并其餘分亦存一
之義也掛其一亦去一之義也著之用數掛一以象三
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為四十八也十
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
用之策也以當乾之三十六陽爻也十二去五而用七
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以當
兌離之二十八陽爻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

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以當坤之半二
十四陰爻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
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以當艮坎之二十四爻并上
卦之八陰為三十二爻也是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也
九者陽之極數六者陰之極數數極則反故為卦之變
也震巽無策者以當不用之數天以剛為德故柔者不
不見地以柔為體故剛者不生是震巽不用也
或先艮
離後兌

乾用九故其策九也四之者以應四時一時九十日也

坤用六故其策亦六也

奇數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也策數四有六有七有八
有九合而為八數以應方數之八變也歸奇合掛之數
有六謂五與四四也九與八八也五與四八也九與四
八也五與八八也九與四四也以應圓數之六變也
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五則一
也十則二也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奇不用五策不
用十有無之極也以况自然之數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六十者何也六十卦者三百六十

爻也故甲子止于六十也六甲而天道窮矣是以策數
應之三十六與二十四合之則六十也三十二與二十
八合之亦六十也

乾四十八坤十二震二十巽四十離兌三十二坎艮二
十八合之為六十著之數全故陽策三十六與二十八
合之為六十四也卦數去其四故陰策二十四與三十
二合之為五十六也

九進之為三十六皆陽數也故為陽中之陽七進之為
二十八先陽而後陰也故為陽中之陰六進之為二十
四皆陰數也故為陰中之陰八進之為三十二先陰而
後陽也故為陰中之陽著四進之則百卦四進之則百
二十百則十也百二十則十二也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
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皆
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為
九者一變以應乾也為六者一變以應坤也為七者二
變以應兌與離也為八者二變以應艮與坎也五與四
四去掛一之數則四八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

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如天地之相銜晝夜之相交也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二二為四三三為九四四為十六五五為二十五五六六為三十六七七為四十九八八為六十四九九為八十一而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

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數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五五二十五天數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

大衍之數其算法之源乎是以算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

陰無一陽無十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成故著數四而九卦數四而十

也猶幹支之相錯幹以六終而支以五終也

三四十二也二六亦十二也二其十二二十四也三八

亦二十四也四六亦二十四也三其十二三十六也四

九亦三十六也六六亦三十六也四其十二四十八也

三其十六亦四十八也六八亦四十八也五其十二六

十也三其二十亦六十也六其十亦六十也皆自然之

相符也

此蓋陰數分其陽數耳是以相因也如月初一
全作十二也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可因

以明

四九三十六也六六三十六也陽六而又兼陰六之半

是以九也故以數言之陰陽各三也以三爻言之天地

人各三也陰陽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陰

陽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

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

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

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

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

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

分為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
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是故乾以分之
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分
也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
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
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

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
為地是故陰陽半而形質具焉陰陽偏而性情分焉形
質又分則多陽者為剛也多陰者為柔也性情又分則
多陽者陽之極也多陰者陰之極也

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
天地用也乾陽極坤陰極是以不用也

乾四分取一以與坤坤四分取一以奉乾乾坤合而生
六子三男皆陽也三女皆陰也兌分一陽以與艮坎分
一陰以奉離震巽以二相易合而言之陰陽各半是以
水火相生而相尅然後既成萬物也

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

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艮名與位皆可易也離肖
乾坎肖坤中孚頤大過小過皆不可易者也離在天而
當夜故陽中有陰也坎在地而當晝故陰中有陽也震
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
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
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
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

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
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
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
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為體陰以陽為體動
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
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更詳
之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為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為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

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有三則有四有四則有五有五則有六有六則有七有七則有八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卦
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天地之
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卦生萬物之
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推
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
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
而同象也推此以往物冒逃哉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應
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則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逆而陽
順語其體則天分而為地地分而為萬物而道不可分
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于內者應于外變于外者應于
內變于下者應于上變于上者應于下也天變而且應
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口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於
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
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變之與應常反對也
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核之類

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逃數矣走者便於下飛者利於上從其類也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也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鷂之羽猶木也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實象之

葉陰也華實陽也枝葉軟而根幹堅也

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

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陰交而生脾胃心生目睛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故乾為心兌為脾離為膽震為腎坤為血艮為

肉坎為髓巽為骨泰為目中孚為鼻既濟為耳頤為口
大過為肺未濟為胃小過為肝否為膀胱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
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心居肺膽居肝何也言性者必歸之天言體者必歸之
地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心膽象之也心膽之倒懸
何也草木者地之本體也人與草木反生是以倒懸也
口目橫而鼻縱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橫植
者宜橫而反縱皆交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
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神統
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
之道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於
肺傳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脾腸矣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
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

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
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七星
是以晝不過乎十分也更詳

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
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

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
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
卯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日以遲為進月以疾為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
是以為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
日是以為閏差也

日行陽度則羸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
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
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
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
出月西生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

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

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月晝可見也故為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為陰中之陽天竒而地耦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

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天以剛為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為體故剛者不生是以震巽天之陽也地陰也有陽而陰效之故至陰者辰也至陽者日也皆在乎天而地則水火而已是以地上皆有質之物陰伏陽而形質生陽伏陰而性情生是以陽生陰陰生陽陽尅陰陰尅陽陽之不可伏者不見於

地陰之不可尅者不見於天伏陽之少者其體必柔是以畏陽而為陽所用伏陽之多者其體必剛是以禦陽而為陰所用故水火動而隨陽土石靜而隨陰也一說云陰效陽而能伏是以辰在天而地之四物皆有所主也

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

金火相守則流火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

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其所勝也

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剛

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以吉

凶為應則悔吝為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時之始仁者德之長時則未盛而德足以長人故言德而不言時亨者夏也禮也夏者時之盛禮者德之文盛則必衰而文不足救之故言時而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也義

也秋者時之成義者德之方萬物方成而獲利義者不通於利故言時而不言德也貞者冬也智也冬者時之末智者德之衰正則吉不正則凶故言德而不言時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恆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見聖人之心矣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乾退一位也

乾坤交而為泰變而為雜卦也

乾坤坎離為上篇之用兌艮巽震為下篇之用也頤中孚大過小過為二篇之正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離坎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天之體也天之體無物之氣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

不能致用也

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陽數一衍之為十十千之類是也陰數二衍之為十二十二支十二月之類是也

元亨利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雖行乎德若違于時亦或凶矣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

四之近君也

天之陽在南故日處之地之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東南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日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亦各從其類也

吹噴噓呵風雨雲霧雷言相類也

萬物各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二至相去東西之度凡一百八十南北之度凡六十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四正者乾坤坎離也觀其象無反覆之變所以為正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內象內數也他皆外象外數也草類之細入于坤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

得天氣者動得地氣者靜

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形則圓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夫卦各有性有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為其性也在人則為人之性在禽獸則為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為草木之性

天以氣為主體為次地以體為主氣為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木之支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

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也氣變必六故三百六十也凡

事爲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于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于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

圖雖無文先天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

之理盡在其中矣

冬至之子中陰之極春分之卯中陽之中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數也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之道也陽中之陽日也暑之道也陽中之陰月也以其陽之類故能見于晝陰中之陽星也所以見于夜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干者幹之義陽也支者枝之義陰也干十而支十二是陽數中有陰陰數中有陽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魚者水之族也蟲者風之族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
氣為神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
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
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
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

不祥莫大焉

目口_舌也凸而耳鼻竅竅者受臭嗅氣物或不能閉之凸

者視色別味物則能閉之也四者雖象于一而各備其

四矣

燈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瞻情性神而情
鬼

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黑者白之地寒者暑之地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陰事太半蓋陽一而陰二也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皇極經世書六

觀物外篇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乎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為陽中之陰而水為陰中之陽

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目鼻口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此乃五之數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

不我物則能物物

辰至日為生日至辰為用蓋順為生而逆為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鷹鷂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為陽而牛為陰

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

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暝在風者暝走之類上暝接下飛之類下暝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

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違

陽主舒長陰主慘急日入盈度陰從于陽日入縮度陽從于陰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身地也本乎靜所以能動者氣血使之然也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正寤

在心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日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為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亦萬物也

水之族以陰為主陽次之陸之類以陽為主陰次之故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鱉鵝鳧之類是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

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入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氣變而形化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為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

而然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為日之餘辰為月之餘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為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動也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為八卦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易有真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為姤自茲而無窮矣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韻法開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于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莊荀之徒失之辯

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為益矣

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遊魂為變用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剗劇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變則不能也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三人行亦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為未足又至於上論古人無以加焉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

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獲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

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后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

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粟實府庫克兵強名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易無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踞蹠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剝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言發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有天地日月悠然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盖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

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為得矣

歛天下之智為智歛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
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
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
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
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
無力者以為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為
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
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
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
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
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
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

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定也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始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始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先天圖中環中也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是禽獸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

叔向子產晏子之才相等埒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

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

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於
絕四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
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
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
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

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中
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為邪惡故孔子
以申枨為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
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
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
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

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途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禘以為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為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

洛下閎改顛頊曆為太初曆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
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
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也擬天地
正數而生也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
人道之應也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
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

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
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
狀也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
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
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
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

神無方而易無體滯於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于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目脾主鼻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
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霸絕于秦萬世
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日為心月為膽星為脾辰為腎藏也石為肺土為肝火

為胃水為膀胱府也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為四千三百二十世
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
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凡甲
子甲午為世首此為經世之數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
子又云此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甲辰子從之也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倚蓋之說崑崙四垂而為海推之理則不然夫地直方
而靜豈得如圓動之天乎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
根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風類水類小大相反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
豈非龍乎

一十百千萬億為奇天之數二十百二十千二百萬二
千億二萬為偶地之數也

天之陽在東南日月居之地之陰在西北火石處之
火以性為主體次之水以體為主性次之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
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
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

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
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堯典暮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餘盈也六則月之餘
縮也亦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乃日
行之數以十二除之則得二十九日

五十分之則為十若三天兩之則為六兩地又兩之則
為四此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天之變六六其六得三十
六為乾一爻之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
為乾之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為坤一爻之策積六爻之

數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為坤之策積二篇之策乃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也

素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內也
心血腎骨交法也交即用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乾為天之類本象也為金之類列象也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
也

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四府地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常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火生濕水生燥

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

復至乾凡百有二十陽始至坤凡八十陽始至坤凡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乾奇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耦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陽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二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離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為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

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

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

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

也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

坤起自奇耦奇偶生自太極

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

理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

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者

生之本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

神之情狀同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土而為五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人智強則物智弱

陽數於三百六十上盈陰數於三百六十上縮
人為萬物之靈寄類於走走陰也故百有二十

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為
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
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
與下愚不移故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也劉絢問無為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

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己有形故可據德主於仁故曰依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晉孤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

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大羹可和玄酒可瀹則是造化亦可和可瀹也

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

十歲之物至於百千萬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數焉
雀三年之物馬三十年之物凡飛走之物皆可以數推人百有二十年之物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
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

以尊降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

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
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
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時然後言言不在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皇極經世書七

外書

漁樵問對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

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
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
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
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
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
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
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
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
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

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
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
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
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
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
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
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
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
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

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
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
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
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
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
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
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
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
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

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
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
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
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
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
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
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
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
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

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
幾至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既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
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
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
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
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
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
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

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
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
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
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
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
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
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
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

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

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尚言者必

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心不若無愧于身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

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

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筭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

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
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
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
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
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
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
天降之災穰之災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
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

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
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
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
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
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
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
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
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

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
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
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
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
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
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遠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
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
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

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
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
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
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
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
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
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
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太極分

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
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
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
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
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
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
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
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

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
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
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
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
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
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

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因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
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
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
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
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
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
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

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
用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
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
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
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
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
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
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
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

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

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

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膻脾

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
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
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
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
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
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
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
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
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
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
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
謂之曰全德之人也
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
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
唯全人然後能當之
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
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

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
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
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
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
月者日之影也
陽者陰之形也
陰者陽之影也
人者鬼之形也
鬼者人之影也
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
小人可絕乎
曰不可
君子稟陽正氣而生
小人稟陰邪氣而生
無陰則陽不成
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
唯以盛衰乎其間也
陽六分則陰四分
陰六分則陽四分
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
由是知君子小人之

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
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
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
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
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
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國興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
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
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
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
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皆
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
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
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
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
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

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
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
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
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
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
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
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

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
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
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
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
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
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
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
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
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

其盡也亦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也鈞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

一作之情已之

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
欲求己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
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
問于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
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一有能字
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
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問之于天地天地不
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
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
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
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
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
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
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
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
形骸弄丸餘暇丸謂太極閒往閒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
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

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
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
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飲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
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
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
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
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
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
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

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
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
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
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
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
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
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
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

尚竒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

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
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
經世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
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欲要傳
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
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
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
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

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
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
知其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它
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
其心無偏繫如此

張氏喟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
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
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
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

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

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千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
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
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
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問易
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
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
二又從裏面細推去。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
金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
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
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拶得水出
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
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
不曾說與伯溫模樣。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
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其太后權
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
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
絕勝諸家也。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
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

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
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
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
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
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
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康節以四起數疊疊
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
想它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
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始卦來蓋緣它於起處推將來

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
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
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始時自有箇處始底道理
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
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
陰陽而已○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
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
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

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康節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它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它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

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色。須處置得精明。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它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

闢書齋獨處其中王睪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
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
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它做得出來須差異季
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
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它看見
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
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
張子房以爲子忘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
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
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此機權
術數也。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
皆自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
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
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
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
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康節其初想只是看
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
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

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成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它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東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它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

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
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
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
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
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
興替春夏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
之霽暄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
擺落蓋左右逢原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

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
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
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
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
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
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
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須於吾何有焉若邵
子者使猶得從游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
皙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
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

瑞節

曰邵子於楊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

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
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
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
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
由經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



是書係 象白先生 收藏 舊物 後為
好事者 自去 諸君 友人 某以 見之 爰
以 玉 釋 予 友人 亦 喜 嗜 古 之 癖 因
將 舊 物 呈 予 易 以 之 結 此 一 重 編
墨 得 其 欣 幸 為 何 如 也

西莊之鳴或後



王鳴善 字 江 祖 嘉 定 人 字 鳳 階 補 授 堂 又 補 西 莊 晚 補 西 山 乾 隆
進 士 累 官 內 閣 學 士 兼 禮 部 侍 郎 左 遷 光 祿 寺 卿 告 歸 居 蘇 州 三 十 年
誦 戶 漢 書 絕 不 與 當 事 交 接 卒 年 七 十 有 八 治 經 以 傳 人 為 師 撰 為 書 及
樂 專 宗 鄭 注 亡 逸 共 采 馬 融 王 肅 補 入 又 降 十 七 史 商 榷 賦 術 編 年 學 感 唐 書
心 身 重 名 多 耕 老 高 蘇 西 山 居 士 集

